

20140827 黃國昌 與 Ptt 鄉民有約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大家好，目前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PTT鄉民有約」這個活動，我是這個活動的共同的那個主辦人，我叫林祖儀，我們是PTT實業坊，那我們今天辦這個活動最主要目的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讓粉絲團有一些活動，然後可以讓更多人知道PTT這個存在，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可以藉由PTT上面備受討論的人物，那我們邀請他過來跟鄉民進行對話，所以說我們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們最主要的话，我們會把70%的題目是在事前的時候跟鄉民們來募集的，那另外有30%的話，則是從現在開始，就各位可以在直播牆上面來進行提問，或是說到看板上面進行提問，那我們的工作人員則是會把它收集下來，那等下的時候會回饋到我們這邊。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貴賓是我們的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黃國昌老師，請黃國昌老師跟鄉民們問好一下。

祖儀好，各位PTT上面的鄉民大家好。

主持人：好，那首先老師，就第一個要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說，就是我們這位鄉民朋友他是問說今天陳為廷他的啟蒙書是：《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那接下來想問問看老師是說，是什麼事情或是什麼樣的書籍，然後引導你來投入這樣的公民運動？

其實沒有特別的書籍耶，因為高一的時候，那個時候其實就開始慢慢在校園裡面做一些學校不是很喜歡的事情，那當然我高一那一年的年代對於你們現在來講比較難想像，我之前在幾個演講的場合也曾經提過，我那時候高一的時候本來是打算要當醫生了，後來之所以會決定要改念法律系一個很重要的轉折是高一的時候參加了那時候建中辦的辯論賽，那個辯論的題目是：「我國國會應否全面改選」，那這個題目對於各位來講是一個很荒謬的題目，但是你放在我們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下面來看的話，值得反省的是在我們那個時代，這個竟然是一個值得辯論的題目，那大家大概就可以想像說我們以前在高中甚至更早之前所受到的教育它裡面的品質跟它洗腦的程度有多嚴重。

那也是因為這個題目所以我才開始從一個只念教科書的學生，大量的涉獵一些...在那個時候還是所謂黨外的雜誌，看了滿多黨外的雜誌以後，才知道原來現實我們國家運作的狀況跟教科書裡面寫的有相當大的距離。

主持人：所以說後來就是才讓老師開始逐漸投入了這樣的公民運動。

對，那後來一旦決定要念法律了以後，從高中到大學，在校園裡面自然就會關心跟校園有關係的事情，那到大學了以後，剛好也是在臺灣民主轉型風起雲湧的年代，所以不管是圍牆內還是圍牆外的校園活動或者是臺灣民主改革的運動，其實參與的都不少。

主持人：在老師參與這些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老師有逐漸地找到了許多共同的夥伴，像現在成立的島國前進，所以說這位鄉民想要問老師說，可不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你的夥伴，林飛帆。

他個人嗎？

主持人：對。

他是一個具有領袖氣質的同志，對我來講，現在。

主持人：那麼還想問說那針對島國前進的女神，林亮君，您對她的一句話的形容的話，你們會怎麼形容她？

聰明、認真、負責。

主持人：那針對陳為廷的話，你會用哪句話來形容他呢？

很頑皮但是很善良的大男孩。

主持人：現在老師因為跟這群夥伴就是開始來進行了許多的活動，但是這位鄉民也想提問說，像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難免很可能會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像尤其是有些鄉民可能也會逐漸地參與，不管是受到島國前進的號召或是其他公民團體的號召而逐漸地站出來進行行動，但是這時候很多鄉民會開始想說，因為畢竟他們這時候出來，來表達一些訴求、表達一些音量的時候，這時候也會看到說，可是這時候其實好像在跟整個社會對抗一樣，那這樣一來的話，就是這位鄉民想問老師說，那您是怎麼來確認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以及您在這樣的一個逆境之下，您是怎麼堅持下去？

第一個就確認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這件事情並不容易，它其實需要很多的思考還有反省的過程，也就是說，其實在我自己成長的歷程當中，有沒有犯過錯？當然有，而且犯的錯還不少，那對於很多自己相信的事情其實是在不斷摸索跟思考的過程當中被確立下來的，那以現在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來講的話，我並不覺得我們在跟整個社會對立，譬如說在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我們提出了「先立法後審查」這樣一個原則，要求必須要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在3月的時候，事實上這樣的訴求就已經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了，那在那個時間點我們事實上可以說是逆流而上，所謂逆流而上指的是說，在太陽花運動以前，「先立法後審查」的這個訴求不僅是國民黨不理我們，事實上連民進黨都不支持，那但是透過那段運動的期間，我們不斷地把這個道理說清楚，就會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那你說那個道理其實一點也不複雜，我們只要堅持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民主跟法治的價值，自然而然就會得到那個結論。那我相信到目前為止，特別是在張顯耀的事件結束了以後，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建立的必要性，我相信應該不用再多所爭論了。

那第二個事情是，以島國前進現在所在推動的補正公投法的運動來講，我們也不覺得在跟社會對立，因為我們要的訴求很直接，某個程度上也滿卑微的，只是希望把我們受到憲法所保障創制、複決、公民投票的權利還給人民而已，那這種要求還權於民的運動，我們對抗的是把我們的權利剝奪走的這些政客，那跟這些政客對抗本來就是在公民運動的過程當中勢必會發生的事情，但是你說跟整個社會在對抗，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主持人：瞭解，那這位鄉民也同時繼續詢問是說，他是覺得說臺灣人難免還是，有些人會是比較是那種三分鐘熱度，那所以也想問問看老師說，有沒有面臨到說，隨著318學運之後，現在離318越來越長的時間之後，會不會遇到說可能周遭人的反應是真的比較冷漠了嗎？還是有感受到說其實大家是越來越熱情？

其實我會覺得，其實不僅僅是在臺灣的公民運動，你如果看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發生的一些運動的話，在運動的期間它所展現出來的那一種張力跟它那一種訊息很快的去...去感染整個社會的那股力量，它是絕對沒有可能說可以維持一段相當高張力，不斷地去維持下去，就這件事情你從歷史上面發生過的運動來講，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你說那個熱情慢慢在消退，或者是關心的人越來越少，我會

覺得說你要看你從什麼角度在看待這樣的事情，因為當初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我知道很多很關心的朋友，其實在過去這段期間以來，包括我們前一陣子去美國，其實才剛從美國回來，因為我是在臺灣還有很多事情，那飛帆跟為廷他們事實上都還在美國。在美國那段期間當中，很多人說他們在運動的期間當中是睡不著覺，24小時在看電視或是網路上的轉播，很關心說裡面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那你如果講的是那種程度的關注是不是有消退，當然有。

那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是說，在這個運動那麼高的張力消退了以後，我們接下來所看到的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的一個現象，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公民社會還是在學生，大家會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組織出來，那有的會關心校園的議題，有的關心在地的議題，有的會關心一些全國性的議題，譬如說以割闌尾的活動來講，那你說就割闌尾的活動，事實上這群人他們可能本來就沒有什麼社會運動或者是公民運動的經驗，那他們集合起來，願意把這件事情，努力的想要把我們憲法所賦予的直接民權，就是罷免背棄民意的政客的權力要回來，這件事情本身我必須要講是，不管最後割闌尾最後的結果是成功還是不成功，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它所發揮教育的功能，或者是說讓更多的人知道說，當我們面對背棄民意的政客，我們事實上是有自己的武器，甚至到更深一層的去檢討目前整個罷免法制對於罷免權不合理的限制，我會覺得都是有相當正面積極的意義的。

主持人：對，像現在我們有許多的團體然後以及許多的議題正在這個社會上面備受討論，然後以及同時也有許多的團體現在試著來影響周遭的其他的人。那麼接下來這位鄉民是想要問老師說，只是在這個時候畢竟有些人可能還是，可能會是比較頑固的，他可能不見得會聽得下去這樣，那我來還原一下這位網友的提問，他問說老師你有試圖來喚醒身邊689長輩的經驗嗎？那以及有沒有什麼成功的經驗可以分享？

其實我自己之前在接受，在上一些節目的時候，就電視節目的時候，因為第一個我...我不太喜歡上談話性的節目，那當然有很多理由，在運動的期間當中之所以上談話性的節目，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幫這個運動宣傳，把這個運動的理念說清楚。那離開議場以後，就基本上對於談話性節目的邀約就不太接受，那後來有再上幾次，其實比較大的理由是在於說，還是幫特定的運動做宣傳的目的。

主持人：辛苦老師了。

不會不會，那在上那些節目的時候，當然有時候那些主持人他們會比較難避免的去問比較私人的問題，就像今天這樣子的問題一樣，那我曾經講過說，我不太會用所謂說服的方式去...嗯...跟人家爭辯說我在做的事情是對的，或者是知道他的立場以後，用一種很刻意的方式去想要辯倒他或者是說服他，我對於自己周遭所謂...可能之前是支持馬英九或者是國民黨的一些朋友，我很少是動嘴巴說的，我大概就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那其實當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看著你在做這些事情，我必須要說他們心裡是有感覺的。

那很具體的就是像我自己太太的家庭，他們事實上可以說是，其實我不太喜歡用藍綠來講啦，那我也不太喜歡用689跟609來講，因為不管藍綠還是689 609，其實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那但是我們就為了討論方便起見，姑且這樣分，對於我太太他們娘家來講，他們可以說是算是深藍的家庭，但是我做的事情到一個階段，其實我的岳父岳母他們看著我在做這些事情，那他們也知道我的生活作息，那他們聽我寫的東西、在外面講的話，我會覺得那個感染力是讓他們也認同我在做的事情的時候，某個程度上我會覺得那個是對自己在做的事情的一點點肯定，那對他們所造成的改變，我覺得就是在那個潛移默化當中，所以如果今天網友問我的問題是說，如果要學什麼樣的話術，透過話術去說服那些人，我必須要很慚愧的講我沒有很好的答案。

主持人：老師講得很好啊，其實老師答案就是：做就對了，用行動來感染這些人，就像老師剛剛所提到是說，因為你有上，就是為了要宣傳理念，所以有上了一些政論節目這樣，對啊，其實那時候像我們PTT鄉民我們都還記得，當時八卦板的文章裡頭，只要黃國昌老師上的政論節目的話，幾乎篇篇都被推爆，因為在這個時候，老師的對談非常犀利，總是一針見血。那這位鄉民就想問說，哇，老師在那時候也是得到了「戰神」這個封號，但是老師也有表達過說，欸，戰神這個封號其實是讓你有備受困擾的，所以可不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說，您身為戰神的心情。

其實我覺得這些稱號可能是媒體他們為了要去promote他們可能自己在新聞上面的點閱率也好，或者是為了marketing的角度。

主持人：不會，不只啦，其實鄉民們都稱呼你戰神。

真的喔，但是老實講我自己是，(抓頭)，就是如果有人叫我戰神的話，我真的會

愣住，不曉得……

主持人：就有人叫你戰神，你不會回頭回答他對不對？

對，就不知道該怎麼樣子去...去反應，那不過噁...如果說這個稱號本身對這個運動目標的實現，或者是這個運動的推廣是有幫助的話，我是不會太介意啦。

主持人：樂意當個戰神這樣，不過這位鄉民繼續問了一個往下問的問題，這位鄉民她說她自己是一位兩個孩子的母親，她也想問看看老師說，因為老師像這樣子擔任戰神，然後為了許多理念這樣奮鬥，可是因為老師現在也是有了孩子、有了家庭，那您會不會擔心說，今天您在為了這些理念奮鬥的時候，這時候難免可能會得罪了一些人這樣子，這時候這位媽媽想要問說會不會擔心您的太太或是孩子？

當然會啦，所以我自己習慣就是把我自己公領域的事情跟私領域的事情分得滿開的，那我之前在外面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事實上我都不太希望說小朋友來，那理由是說，就我可能在一些活動或是運動的現場也沒有那個時間或者是精神去照顧我的家人，那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因為在家裡的時間真的比較少，那我太太就會不太高興，她就會堅持要帶小朋友來，那理由是說，如果她沒有辦法帶小朋友來，那我回去的時候小朋友又都在休息，那……

主持人：他們都看不到爸爸。

對，這個就是一個很直接的理由，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之前對於...就是說反對我的人或是批評我的人，他們要對我個人怎麼樣，其實我都沒什麼關係，就是你就來嘛，那但是他們如果跨過那個線去騷擾我的家人，就會讓我覺得很憤怒，比較典型的例子事實上是在那時候反媒體壟斷、反旺中運動的時候，那那時候旺旺中時派一些狗仔隊，他們明明，因為就跟蹤我嘛，明明就知道我在研究室，趁我不在的時候還去我家裡騷擾我的家人，對我來講那個就已經……

主持人：越過線了。

就已經越過那條線，就讓我已經有一點沒有辦法忍受。

主持人：好，那我們來轉換一下心情，就是這位鄉民則是來提問說，就像那時候，老師那時候在高雄演講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所以那時候淋了一場雨這樣，然後這時候這位鄉民想問說您在這麼忙碌的生活之下，那怎麼樣還是有辦法保持一個這麼棒的體態這樣，想問說你怎麼做到的。(黃國昌笑)，老師不用害羞。

(黃國昌抓頭)

沒有這個問題本身就...就讓我有點尷尬，因為其實我的體態並不好，我講實話，我的體態其實並不好。

主持人：沒有關係啦，這位鄉民是說，他覺得您有優美的體態這樣，然後他問說您是有特別在進行運動嗎還是？

沒有啊，就其實...嗯...我自己之前體態好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自己知道，所以我說我現在體態不好絕對不是在客氣。

主持人：那我們鄉民都沒看過，那活動結束之後可以提供一張讓我們放在粉絲團上面嗎(黃國昌笑)。

不過我自己比較滿意我自己的體態是我那時候在日本做研究的時候，就那時候還沒拿到博士學位以前在日本做研究的時候，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因為每天從宿舍到...因為我那時候做研究的地方是東京大學，那我住的地方在きちじょうじ，在吉祥寺，我必須要騎腳踏車騎半個小時，然後坐電車坐40分鐘，再走路走20分鐘才能到學校，那每天這樣來回往返，那個時候又沒有錢，日本的食物又很貴，所以那時候過得其實很清苦，那樣的清苦的生活其實對我自己身心的磨練是很有幫助。

那現在的話在中研院，我現在選擇的運動是打網球，所以我會固定有一個時間打網球，那但是過去的這半年多來，我固定打網球的時間已經沒有了，那沒有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是本來固定打網球的時間現在必須要被挪到去忙其他的事情，所以運動的時間就減少了。

主持人：瞭解，好，那希望老師還是可以維持這樣的體態，不要讓我們看到更大隻的黃國昌老師。好那這位鄉民還想詢問說，就是你在社運界有個稱號，也叫作

「雨神」，就每次您只要一出現的時候，那個社運場合都會下雨這樣，如同上次之前我跟你運動的時候，也的確常常都會遇到下雨，然後這位鄉民想要問說您對「雨神」的稱號有什麼想要反駁的地方嗎？

沒有啊，我們上一次去淡水，島國前進跟割蘭尾的朋友一起在淡水辦活動的時候，那天就豔陽高照，從頭到尾就沒有下雨啊。

主持人：好，老師提出實證，也還是有豔陽高照的時刻。

所以前...前面的那個應該都只是巧合啦，嘿。

主持人：意思只是一場誤會而已。那這位鄉民繼續問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他是說他覺得島國前進的連署活動似乎遇到了一些瓶頸，所以想要問問看說島國前進接下來往下有什麼計畫。

就島國前進來講，我必須要講我們除了延續在議場裡面所提出來那些訴求以外，現在當然另外一個進行的運動主軸是在進行補正公投法的活動，這個運動從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道路，某個程度上面來講，你可以說我們是在割一條最大的蘭尾，那個是以全國為選區的蘭尾，是一條超級大蘭尾。那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知道很辛苦也很困難，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呢？因為在進行所謂補正公投法連署活動的時候，在形式上面大家看到的是那張連署書，可是在實質上面，你某個程度上是在進行公民教育以及跟一般的民眾在做意見的交換跟溝通，大家大概很難想像說，在我們一般的臺灣民眾當中，有很多人事實上是連公民投票這個制度根本不瞭解，就是什麼是公投，這個制度他完全不瞭解，那因此你要去說服他支持公投法補正的這個訴求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從頭開始解釋說公民投票制度是做什麼的，那這個是我會說某個程度上它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那第二個部分它也是一個組織串連的過程，所謂組織串連的過程指的是說，我們現在在全國的各個地方成立了我們的工作夥伴，那也是希望說，如果我們希望把我們的直接民權奪回來，如果我們希望能夠改變臺灣的民主政治，我必須要講說，以前的運動型態可能是在台北開記者會，到立法院前面去做一些抗議的活動，但是你要去改造臺灣公民社會的體質，絕對不是靠在台北開記者會或是每一次在立法院前面的抗議活動就可以達成的，你必須要走入社區、走入鄰里，那我

們在做的是這樣子的工作。

那因此對於我們來講，我不曉得要用什麼樣形式的標準去衡量說它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你如果問我個人的感受的是，我們只要每出去做一次，每出去做一次，那讓這個活動不斷地在進行、不斷地在滾動，接收到這個訊息，認同這個理念，而且願意參與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就不斷地在往前邁進，當我們不斷地在往前邁進跟你一開始就選擇說，啊，這件事情好像不會成功，這件事情很困難，因為我們選擇都不要做比起來，絕對是更進一步。

主持人：因為這個問題是有問到說島國前進的連署活動嘛，那這邊或許有些鄉民可能不太瞭解說島國前進現在正在進行什麼活動，那不過因為補正公投法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可不可以再請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說這件事情是什麼，以及為什麼它很重要。

我想太陽花運動期間跟結束以後，它之所以可以引發臺灣社會這麼大的迴響跟支持，除了馬政府他們在進行服貿協議的黑箱作業以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對於臺灣代議民主失靈大家的不滿，那當我們在談代議民主失靈的時候，你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說從我們以前在憲法或者是相關的公民教育所學到的，我們憲政體制下面的監督制衡機制其實有兩個側面，第一個側面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監督制衡的機制，那這個機制在我們目前的政治運作下面，事實上並沒有發揮實際的作用，那這個部分的矯正必須要透過修憲才能夠達到，但是修憲這件事情的門檻太高了，這是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但是還需要相當長的時日。

那第二種監督制衡的機制我會把它稱之為一種垂直式的，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國會它所做出來的決定是違反民意的時候，我們另外一個矯正的機制是憲法所賦予我們創制複決的權利，也就是公民投票的權利，但是這個公民投票的權利目前被我們現在所實行的《公民投票法》層層不合理的規定，實際上面已經剝奪了我們受憲法保障的公民投票的權利，那島國前進現在在做的補正公投法的運動就是希望透過修改《公民投票法》，那把本來屬於我們可以用來矯正代議民主失靈的直接民權從政客的手上奪回來。

那這個部分的努力要透過修正法律的層次，那修正法律的層次某個程度上來講當然也是困難，特別是在目前國民黨所占的立法委員是多數的情況之下，但是相對而言它跟修憲的訴求比起來，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有可能去實現的一個目標。

主持人：因為我本身我有在逛PTT的公民覺醒板，那裡面常常也會有些人會討論到島國前進，有些人也會覺得說他們支持這個理念，只是他們不知道要怎麼來幫忙，那對於這些人來說的話，老師覺得說他們可以透過哪些管道來協助你們呢？

我們現在，第一個島國前進有臉書，我們也有自己的網站，那最低層次的支持就是到我們的臉書的網站去下載公民投票的連署書，那寄回來給我們，你如果願意再做得更多一點的話，你周遭的親朋好友、鄰居同學，你花一點時間跟他們解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那這件事情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特別是要去教訓或者是要去改正目前這一些失控的代議士的行為有什麼重要性，說服他們也簽了這個連署書，那當然你在說服他的過程當中，就像我剛剛講的，不是形式上多拿幾份連署書回來，而是在那個溝通的過程當中，你事實上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當然你如果願意再做得更多的話，就歡迎你參加島國前進的工作夥伴，我們目前在台北、桃竹苗、台中、台南以及高雄都有成立我們各個地方不同在地的志工團，那現在各個地方在地的志工團也都持續地在運作，那在我們的臉書上，對外的一些活動什麼時候會發生，在什麼地方進行都有公開的資訊，那只要有興趣願意支持的，在我們公布的時間地點都歡迎大家來。

主持人：好，謝謝老師提供資訊。接下來進到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是，這個問題不只一位鄉民提問，是有好幾位鄉民提問，他們是想問說公民組合這個團體，就是在2016年可能會推派人選來參選總統的這個流言，那老師覺得說這是一件真的事情嗎？

我大概...嗯...先講三點啦，第一點是說，我是公民組合的發起人之一，但是我不是公民組合的發言人，那我沒有那個位置去幫公民組合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以我目前所知道的，我可以證實這個是流言的理由是說，公民組合目前的目標的確是對準著2016年國會的選舉，那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去討論到說，要派出候選人去參與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所以在這個層次的意義上面，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流言，因為當你說某個事情是個流言的時候，你在本質上就已經否定了這件事情的真實性。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我雖然說到目前為止沒有，公民組合內部就我所知，沒有所謂的要去參選總統跟副總統的計畫，但是未來公民組合裡面的朋友他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甚至有更進一步具體的行動，我不敢跟大家說未來這件事情以後絕對不會發生。

主持人：那再來這位鄉民則就是想要問老師的，就想問黃國昌老師說，未來是否有進入政府或是加入政黨的可能性？

我這樣講好了，先就公民組合來講，公民組合目前是一個公民團體，它還沒有成為一個政黨，那當它成為一個政黨了以後，我自己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我必須要做一個選擇，那理由是說，儘管它是一個不合理的法律限制，我在講的是《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事情，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對於我現在是一個中研院的研究人員，雖然不合理，但是他的確受到《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規範，當公民組合成為一個政黨的時候，我相對去支持這個所謂的第三勢力，可以做的事情相對的就會變少，有很多事情在行政中立法裡面是很清楚的條項出來說我不能做的。

那因此到那個時候，雖然我會繼續地支持這一個所謂新興的政黨或者是第三的勢力，但是我大概不會容許我自己在違反法律的情況之下，去做這樣的事情，那當然前一陣子也有一些立法委員跑到中研院來鬧，說我違反什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在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同意權行使的過程當中，也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我那時候的回答很直率啦，就是說那些立法委員事實上是連自己立什麼法都不知道，因為法律的紅線在哪裡我很清楚，那他們連他們自己立什麼法的內容都搞不清楚，就來胡亂的指控，對我來講我會覺得是一個滿悲哀的事情，但是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講是說，等到公民組合正式成為一個政黨以後，我自己在裡面扮演的角色跟分際我會拿捏得非常清楚。

那第二個部分說，你說未來進入政府機關或者是說參與其他政治活動的可能性，我只能夠說，除非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會盡量的避免，選擇不要做，就是選擇不要自己去從政，那這個理由並不是我認為說從政是一件骯髒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我現在不斷地鼓勵年輕人去從政，基本上的想法是，參與公共事務不是只有選舉，但是當你在參與公共事務的時候，你也不用刻意地去排除選舉，當我們覺得這一些公共的職務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很重要的時候，我

們當然會希望……

主持人：或許就挺身而出。

不是，我們當然會希望鼓勵優秀的人才去參與，那不要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那但是對我自己而言，我之所以說除非有絕對必要，要不然我絕對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的理由是，第一個是我現在在做的研究，並不是說我很臭屁，但是很嚴肅的講是，我現在在做的研究，全臺灣可以做的沒有幾個人，而我現在在做的研究讓臺灣在國際社會上，在這個領域上面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能見度跟知名度，那我自己可能最好可以對臺灣幫助效益很大的地方，是繼續從事我現在正在做的研究，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那第二個事情是說，從政要有一些個人的條件跟特質，那我不認為我自己有那個條件跟特質，大概就兩個想法。

主持人：其實在老師剛剛的回應裡頭也可以證明了說，之前很多新聞會來說，欸，老師是不是上班不認真啦之類的這樣來鬧，其實就都看得出來，老師常常都還是得飛到各國來進行研討會以及本身做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學術地位這樣。這位鄉民繼續往下還是想要問一個就是比較，比較是要問老師比較心事的部分啦，因為就是老師您畢竟這樣經過了可能像說台大的校園改革，然後可能澄社的論證，然後還有社運的抗爭等等的這些事情，那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難免還是會跟一些可能夥伴或是師長或是朋友之類的，那就可能產生立場相左的情況，那在這個時候的話，難免一般人來說的話，內心一定都會覺得相當的痛苦，而且之後可能造成一些裂痕之類的，那這時候老師是如何來面臨這樣的情形？

其實要分好幾個不同的層次啦，第一種層次呢是說，理念其實相近，那但是有的時候你的夥伴可能因為客觀上面一些條件的限制，有一些事情他沒有辦法做，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曾經很受傷過，但是我後來會用比較...站在對方的角度想，去理解這件事情，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是說，其實我大學四年裡面過得最痛苦的一年是大三那年當學生會會長的時候，你們大概很難想像說，我大三當學生會會長的時候，那個時候壓力跟痛苦到，你知道台大新生南路對面有個麥當勞嗎？

主持人：對呀。

麥當勞旁邊有一個，應該是一個宗教場所叫作懷恩堂，對不起，我不是很清楚那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我晚上大概忙完了學生...就是我一天忙完了學生會的

活動，我常常晚上一兩點坐在懷恩堂前面，那處理自己的心情，那理由是說那個時候，當初要去選學生會的時候，是一群朋友說這個位置很重要，我們要一起把它選下來，但是你會發現說在選舉的時候，抬轎的人很多，那選上了以後就一哄而散。

主持人：所以就只剩老師的意思。

沒有，也不是只剩下我啦，就是本來以為有這麼多人力，那大家一哄而散，人就變很少，但是你選上你有那麼多工作要承擔，你也不可能跟大家講說，啊因為大家都跑了，所以我也不想玩了，拍拍屁股就走了，那那個時候其實心裡面會滿難過的，就是說，欸，當初其實有很多朋友做了很多承諾，說要一起做這件事，那怎麼後來大家都跑了。

但是我後來，我說時間過久了，比較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理解是說，那個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就你如果要認真做的話，真的會讓你在學業上面的時間會侵蝕掉非常非常多時間的一個工作，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上面，那個時候當時當然是覺得很受傷，可是我覺得等到自己慢慢成熟了以後，就比較能夠寬容的對待。

那第二種情況是說，你以為他跟你是理念上相近，但是事實上他有另外其他的想法，那那個給我的傷害事實上是比較大的，那特別是說...嗯...(停頓九秒)，嘖，沒有(嘆)，沒有，我要想一下該不該講，因為那個講下去，人會變得越來越具體，我先抽象的這樣講好了啦，因為我不太希望說太具體去……

主持人：讓大家猜出他是誰。

對對對，嗯...有一些人他是在公開的場合上面，他會跟你講說他認同這樣的理念跟價值，願意跟你去做一樣的事情，但是在關鍵的時刻的時候，事實上他在做的是在幫權力者服務，那甚至在後面補你一刀，那那個會很痛，那個非常非常的痛。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幸運的是說，在這些事情的過程當中，你歷經了一些風風雨雨，最後還是會有跟你在一起奮鬥的朋友，那那些朋友跟你歷經了一些過程以後所留下來的朋友，那個就真的是朋友，所以你說我到今天為止，現在，我的朋友其實很少，對，真的，我的朋友非常少，但是那些朋友都是在大學時代，真的大家一起奮鬥，一起為了一些事情堅持到底的朋友，像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像島國前進的陳惠敏老師，她是我台大學生會的副會長，那個時候太陽花運動的時

候，大家很少看到她在前面，她都在議場的最後面，她在議場的最後面她整整待了24天，24天全部都在那裡，那離開議場了以後，後來決定要成立島國前進這個組織，我打個電話給惠敏，她其實根本搞不清楚我要幹嘛，但是我打個電話給她說，我決定要成立這個組織，請她來幫忙，她馬上就來了。

那你說要到有這種交情，一定是之前一起經歷過了很多事，那在經歷過了那些事情的過程當中，培養彼此的互信跟默契。那我另外一個朋友現在是在中研院法律所，是我的同事，他叫蘇彥圖，他是...他幾年前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來，那我跟他是從高中同學、大學同學，大學一起搞社團、一起搞學生運動、一起走到今天，今天在很多事情上面我還是會問他的意見，他是一個腦袋非常非常好，文筆也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法律學者，那我到現在有很多困難的事情我會想跟他商量，那也就是那種彼此相互理解跟信任的基礎。

那至於說在這整個過程當中，曾經受的傷害，感覺到背叛的，我覺得那個都不足為外人道啦，因為有的時候在那個當下你會覺得很痛，但是我覺得把眼光放遠一點，用比較寬容的態度來面對，我個人會覺得說對你們想要達成的理想跟對當事人本人來說，都會是一個比較正面積極的態度。

主持人：沒錯，對呀，這邊我們也歡迎那個國昌老師可以上PTT，其實你只要搜尋你的名字的話，其實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鄉民為你的加油打氣這樣，所以當你累的時候，歡迎來PTT上面坐一下這樣，好，不過雖然說歡迎來PTT上面坐一下，可是這位鄉民還是要繼續再補你一刀，他是說那個就是6月的時候，當時島國前進和割闌尾有合辦雙湖音樂祭嘛，然後當時您被拱唱童話這首歌，然後接下來就，他說感覺你因為很緊張，所以開頭唱得不是很好聽，所以他問說你回去之後是否有苦練，那以後有沒有機會聽到你唱別首歌曲。

沒有，那天我自己是...是我不好啦，我必須要說是我不好，因為我本來想說幫那個活動promote，那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說就陪陳為廷唱，因為我知道陳為廷他很會唱歌，那結果沒有想到那天的場面是這個樣子，那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關係啦。

主持人：不會啊，當時場下很high啊，我覺得很棒啊，很好玩。

不過嗯...其實我...嘖，這樣講好嗎，(老師笑)，其實我唱歌滿好聽的，(現場

笑), 那那一天我會覺得沒有什麼關係是說, 因為自己就...就做了那個承諾, 還那麼漫不經心, 那因此後來被大家笑說我走音, 我覺得那個都是很公平的事情。

主持人: 顯然我們看到黃老師不服輸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代表PTT的鄉民邀請老師在事後為我們唱一首歌, (黃老師笑), 您可以自拍上傳, 我們來發給大家看。

大概, 我...嗯...我不太跟學生有什麼課堂以外的活動, 那只有少數的兩三次的例外, 那真的有人聽過我唱歌, 真的有人聽過我唱歌, 我剛剛跟各位說……

主持人: 顯然老師在繼續證明說他真的唱得很好聽。

對, 我歌唱得不錯不是在吹牛。

主持人: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幾題比較快問快答的, 首先第一個, 還是有鄉民問說, 老師你有沒有打算要加強唱歌的部分, 不過老師剛才已經有回答, 您唱歌很好聽。

我不敢說很好聽, 但是還不錯。

主持人: 那第二個想問說老師你有特別喜歡的動物嗎?

狗狗。

主持人: 那老師你有沒有不喜歡吃的食物?

苦瓜。

主持人: 那你最喜歡吃的料理是什麼?

麻婆豆腐。

主持人: 老師你最主要的休閒活動是什麼呢?

現在嗎?

主持人：對。

現在真的不知道。

主持人：看起來好像是，是沒有休閒活動還是不知道休閒活動是哪一個？

如果有時間的話啦，我就會想去...去打打網球，流流汗。

主持人：瞭解，那還有一位鄉民間說，聽說老師會跆拳道，是真的嗎？

對，我會。

主持人：那您是，您現在是哪一個等級的？

不太算啦，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學跆拳道就一路學到黑帶，就從白帶開始學，黃帶、藍帶、紅帶、紅黑帶，然後就上段了，但是那個就是小學生在學的，到了國中以後，因為課業的壓力就停止了。

主持人：那到目前為止還記得嗎？

因為我到國中以後就不跟人家打架了(現場笑)，所以你問我說現在記不記得，我不知道，那小學的時候真的是一天到晚跟人家打架，所以你問我有沒有用，以小學的經驗，我會跟你說非常有用，但是我現在...但是現在真的就不知道。

主持人：那下一個則是問說老師您會什麼樂器嗎？

小學有...小的時候有學過鋼琴，那鋼琴大概學了兩年多有吧，但是後來因為我沒有耐性，因為彈鋼琴要相當有耐性在上面學，那學到兩年多以後，那個曲目的困難度一下增加滿多的，就是說你可以彈一些好像比較通俗的歌，像理查克萊德曼的歌(e.g. 夢中的婚禮)，那但是你要再上一層的話，那個要很多練習，那可是我那個時候把時間全部都拿來玩了，打棒球啊 打跆拳道，就沒有耐心繼續學，所以你現在問我，忘得差不多。

但是真的讓我痛苦的回憶，是我會的第二項樂器，就是打鼓，因為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是建中樂隊的，那建中樂隊我們那個時候，高一的時候會選打擊組的，我必須要說建中樂隊的打擊組是一個滿驕傲的組別，因為在高中的時候你的身材要好，走路的姿勢也要好看，就是要夠高、夠挺你才能，而且你的節奏感要非常的好，你才能被選進建中的打擊組，那進入打擊組以後，當然我們一方面有學打鼓，但另外一方面，因為我會彈鋼琴，所以被分配到的樂器就是木琴、鐵琴那個樣子。

但是打鼓這件事情我一直很有興趣，那為什麼說這件事情給我造成很大的創傷，因為我高三畢業到大一新生入學的時候，那年夏天我事實上是花了不少時間在...在精進自己的爵士鼓，那我那個時候，大一的時候我其實大學最想參加的社團不是學運性的社團，是台大有一個熱門音樂社，他們在小福有辦新生的招募，那我那個時候是，真的是滿腔熱血的就去新生招募的地方，看他們表演，然後跟他們接觸說我要參加，結果他們看我的表情就是一副，你根本是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人，他們可能覺得，就覺得我可能很呆，然後跟他們那種很酷、會玩band的人就不是同一個style的人，所以他們對於我冷漠的程度，我都不曉得要該怎麼樣形容，所以我那天……

主持人：原來有受過這樣的創傷。

對對對，就吃了一個冷冷的閉門羹以後……

主持人：就再也不打鼓了嗎？

就再也...就再也不打了。

主持人：好，那目前主持台這邊有收到那個鄉民現場的提問，那目前這位鄉民想要問老師的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想問老師說，在這次的美國巡迴，有沒有哪些讓你印象很深刻的時候？

這次其實去美國，對我個人來講比較主要的目的是，謝謝在美國的一些台美人，他們一方面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對我們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其實他們過去這幾十年對於臺灣整個民主運動都有相當大的貢獻，那你跟他們接觸的時候，你真的會感動，所謂真的會感動是說，他們事實上住在美國，某個程度上已經是

美國人了，但是他們真的很關心臺灣，而且為了關心臺灣，他們願意做很多付出跟很多努力，那在跟他們互動的過程當中，或許他們的一些觀念你未必百分之百贊同，但是他們愛護臺灣的那顆心跟願意為了對臺灣的愛所做的奉獻，是你不得不感動的。

那你說印象最深刻的時候，對我來講應該就是在D.C.的那場演講，那因為一開始可能本來場地的關係，所以有造成一些紛擾，那我會覺得他們其實滿...受了很多委屈啦，因為他們只是想辦一個活動，結果被搞成那個樣子，但是最後的結果我覺得在Johns Hopkins辦也ok，那只不過說我覺得那個事情，在D.C.場地的事情而言，我會比較難過的事情是說，嗯...它對於臺灣在知道這件事情的人而言的國際形象不是一個好事，因為那個session不是只有我，是後面還有一個美國教授，最後還有一個學生的panel，那本來那三場活動就是一起要在僑教中心辦，結果僑教中心最後核的是，後面兩場都准了，那只有我那場不准，那就弄得他們很尷尬，他們不曉得該怎麼辦，那我本來是跟他們說，那沒有關係，他們後面兩場准的，你們就繼續在僑教中心辦，那只有我第一場不准的話，你們看要安排另外的場地或是取消，其實我都沒什麼關係。

那只不過說怕給聽眾造成困擾，所謂給聽眾造成困擾是說，如果第一場我的他們在A場地辦，那其他兩場在B場地，就是其他的兩場一樣在僑教中心辦，那對於那些聽眾來講，他們到底要怎麼跑，他們先來A場地聽我演講，那完了再跑回去僑教中心聽另外兩場演講，還是說你必須要逼著本來對這場活動有興趣的人分成兩邊，就是有興趣來聽我演講就來聽我演講，但是你時間上面絕對趕不去僑教中心聽第二場演講，所以最後他們處理的方式是，後面那兩場也一起就陪我移著場地，到那個Johns Hopkins去。

主持人：原來如此，好，因為時間關係，實際上我們是還有許多許多的提問，然後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可能來不及提問完了，那不過在剛剛的這樣的過程之中，老師有分享了，像是說他過去的這些經驗，還有分享了許多的心事，還有分享說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以及說明說島國前進現在正在進行的計劃，以及說眾人怎麼參與，那因為老師在預告片裡面有提到說，就來一堂這樣線上的公民課，目前在我們的鏡頭前面現在有許多的鄉民現在正看著老師，那之後我們也會把這些影片就是剪出來之後，上字幕，然後繼續分享給大家，所以我們想請老師在最後的時間，看可不可以給我們鄉民一段話，看你想跟鄉民說什麼都可以。

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跟參與，可能對於各位鄉民來講，平常已經很活躍的，在PTT的板上、在臉書上、在網路的空間當中發表很多意見跟看法，那我會給各位的第一個建議是說，在接下來很多關鍵性的政治權利的行使上，所謂政治權利的行使上我指的是各位的參政權，不管是選舉或者是今天有人發起罷免的活動或是有公民投票的活動，我真的會鼓勵各位，就是除了鍵盤以外，真的要站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那理由是說目前臺灣除了在政治面上面，有很多在社會政策面上面存在很多世代正義的問題，所謂世代正義的問題是說，老一輩的政客他們處理不好，最後那個爛攤子其實會交給現在這一代新的年輕人來加以承擔。

那為了要去避免或者是減緩這個現象，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想辦法改變，就是現在的年輕人投票率太低的問題，就是說當你對這些老的政客他們做的事情你很不爽，那你會花很多的時間去幹譙他們，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說，你必須要善用自己手上有的政治權利，去參與這一個政治決定的過程，去改變他們，而且可能不是只有你自己，你應該要去號召你旁邊的朋友，大家一起站出來行使這樣的權利，因為當你不站出來行使這樣子的權利的時候，你們的未來事實上就是由另外一群人在加以決定。

那因此你說現在的年輕人，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絕對不是只有選舉或者是形式上面的那些民主活動，你可以有各式各樣非常多元的參與，譬如說你很關心的事情辦了公聽會、辦了聽證會，你去表達你的意見或者是看法，都非常的好。那但是實際上面政治權利的行使這件事情還是相當的重要，特別是今年年底的選舉也好，2016年的選舉也好，2018年、2020年，這幾場選舉一直選到2020年，我會覺得對整個臺灣未來的變化，會產生相當關鍵性的影響。

我不管說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就是說你欣賞國民黨，認為國民黨裡面有人可以改革，或是你真的覺得這個政黨沒有救了，你支持民進黨，甚至你願意去支持新興的第三政治勢力，都好，就不要放棄自己投票的權利，因為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當中，不管是前一段時間還是現在，可以看到的是說，當年輕人投票率普遍是下降的時候，對於年輕人他要掌握自己這個世代的未來，是一件非常不利的的事情。

主持人：好，那謝謝老師這樣送我們一段話，在今天的這場活動之中，我們會需要特別感謝的，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的站長okcool，在他的大力協助之下，然後讓我們有機會辦這個活動，那第二個要協助的則是我們PTT鄉民有約的義務執行團

隊，在這段過程之中，很多人利用下班的時間或是假日的時間，然後來幫忙協助活動的企劃，然後或者是跟老師連繫，然後或者是進行各式各樣其他的後勤的部分，那另外在這邊的話也要公開的感謝沃草的直播團隊，然後來協助我們直播，以及也要感謝LIVEhouse.in提供我們直播的平台，那最後我們要謝謝黃國昌老師今天來到這邊和許多的鄉民對話。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大家辛苦了。

主持人：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謝謝。

主持人：那我們一起跟鄉民謝謝這樣子，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所以ok了。